

右台仙館筆記

石台仙館筆記四

曲園居士

松江鄒生娶妻喬氏生一子名阿九甫周歲而鄒死喬  
守志撫孤家尚小康頗足自存而是時粵賊已據蘇杭  
松江亦陷於賊喬慮不免思一死以自全而顧此呱呱  
者又非母不活意未能決其夜忽夢夫謂之曰吾家三  
世單傳今止此一塊肉吾已請於先亡諸尊長矣汝甯  
失節毋棄孤兒喬寤而思之夫言雖有理然婦人以節  
爲重終不可失意仍未決其夜又夢夫偕二老人至一  
翁一媼曰吾乃汝舅姑也汝意大佳然爲汝一身計則

以守節爲重爲吾一家計則以存孤爲重願汝爲吾一家計勿徒爲一身計婦寤乃設祭拜其舅姑與夫曰吾聞命矣後母子皆爲賊所得從賊至蘇州喬有絕色爲賊所嬖而喬抱阿九無一日離語賊曰吾愛妾者願兼愛兒此兒死妾亦死矣賊戀其色竟不奪阿九久之以喬爲貞人以阿九爲公子貞人者賊婦中之有名號者也方是時賊踞蘇杭久城外村聚焚掠殆盡雞豚之類亦皆斷種賊中日用所需無不以重價買之江北於是江北諸貧民率以小舟載雜貨渡江私售於賊有張禿子者夫婦二人操是業最久賊尤信之予以小旗凡賊

境內無不可至喬聞之乃使人傳真人命召張妻入內  
與語使買江北諸物往來既諗乃密以情告之謀與俱  
亡乘賊魁赴湖州僞言已生旦醉諸侍者以酒而夜抱  
阿九登張禿子舟以遁舟有賊旗無誰何者安穩達江  
北而張夫婦意喬居賊中久必有所齎償之無有頗失  
望乃載之揚州置喬於娼家喬不知也娼家率多人篡  
之去喬仍抱阿九不釋語娼家曰汝家買我者以我爲  
錢樹子耳此兒死我亦死汝家人財兩失矣若聽我撫  
養此兒則我故失行之婦豈當復論名節娼家然之喬  
居娼家數年阿九亦長成喬自以纏頭資爲束脩俾阿

九從塾師讀俄而賊平喬自蓄錢償倡家贖身挈阿九歸松江從其兄弟以居阿九長爲娶婦乃復設祭拜舅姑與夫曰曩奉命存孤幸不辱命然婦人究以節爲重我一婦人始爲賊貞人繼爲倡尚何面目復生人世乎繼而死此婦以不死存孤而仍以一死明節不失爲完人程子云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然餓死失節皆以一身言耳若所失者一身之名節而所存者祖父之血食則又似祖父之血食重而一身之名節輕矣管仲有一匡天下之大功則不必徇溝瀆之小節特非長樂老一流人所得藉口耳

咸豐三年山東幅匪起掠費縣之仲村集有一賊騎馬走荒郊遇少婦獨行遽下騎推婦於地將淫之不知此婦固倡也殊不慙懼乃反笑曰汝騎將逸奈何賊思其言良是而四顧無可繫馬處婦又笑曰鼎哉賊也何不卽繫於汝足賊亦笑曰諾乃引馬韁繫已足上解衣就婦婦猛起拾地上賊刀力斫馬尾馬驚又負痛狂奔十餘里不止賊爲其牽曳而去顧碎脅折生死不可知矣婦望之鼓掌大笑檢賊衣得巨金數錠懷之歸

徽有富翁徐某將葬其親廣招堪輿家足繭于山未得吉壤偶過一樵舍有地師喟曰此地巖山環抱風藏氣

聚真吉兆也徐翁曰然則其家何貧窶乃爾地師曰宜  
陰宅不宜陽宅耳徐使人謀諸樵叟叟曰先人之敝廬  
百金不易也徐門下客有周姓者工心計善口辯復使  
往說之叟卒不可將辭出見有垂髫女倚薪而入面目  
頗娟好周曰此叟之掌上珠乎叟曰然老夫婦無子止  
此一女問許嫁乎曰未也周歸告陳曰得之矣渠有女  
與君家季子年相若也盡聘爲兒婦此地必可得矣徐  
翁曰樵叟奈何與爲婚姻周曰君何迂之甚得地之後  
此女去留固在君也乃使周爲媒叟初以非耦辭往返  
數四始許之踰歲卽草草畢姻徐翁謂樵叟曰吾家頗

有曠宅盡移家來此使婿女得朝暮見差不落異叟從  
之與媼俱來始至亦甚相得徐乃復以地爲請叟曰旣  
成至親何愛敝廬竟以奉贈可也徐乃擇吉日招地師  
定穴開壙掘數尺許得一斷碑曰居此絕葬此吉乃悟  
地師宜陰宅不宜陽宅之言不謬也旣葬數年家益富  
厚長子入粟仕秦中爲縣令次子亦登賢書居然搢紳  
矣而徐之季子頗喜狎游旋娶一倡歸以爲妾樵女微  
有違言輒與反目樵女訴於舅姑舅姑顧不直之曰汝  
小家女眼孔淺耳而夫大家子東眠西宿自是常事豈  
如田舍兒止一婦哉妾聞之意益驕日進讒言於夫又



誣以陰事樵女無以自明雉經死媼痛女亦死乃逐樵  
 叟叟歸徘徊於陳氏新塋痛哭其下觸墓石死未幾天  
 大雷雨震陳氏之塋發其穴破其棺陳翁不得已易棺  
 而更葬之於其穴下又得斷碑曰義則吉不義則絕與  
 前所得碑語意相承蓋一石也改葬之日季子暴卒其  
 明年次子應禮部試入都墜車死長子官秦中以侵冒  
 軍餉伏法陳翁暮年失所亦以憂死而門下客周姓者  
 偶過陳氏塋見樵叟揖之入則仍昔日樵舍也愕而覺  
 恍然如夢奔還其家與家人言所見未竟忽曰樵叟又  
 至矣歐血而死

有巫者名就地滾能以術致亡者之魂其爲術也先伏地喃喃誦呪誦畢就地一滾則亡者之魂已附其身與家人問答如生時其術甚驗故得是名而其眞姓名轉不甚著矣一日有士人託致其父之魂良久竟不至巫者甚愧往見其師而問焉師曰其人之父必大惡人也巫曰此亦儒流未聞其有大罪孽師曰然則其人必生天矣巫請其說師曰汝但能行召亡之術而未能知亡者之情狀也夫人之生也爲血肉之軀其質重濁故雖聖賢如孔孟有蟠天際地之學神勇如賁獲有裂兕曳牛之力而離地一步卽不能行及其死也此塊然之質

埋藏地下而其餘氣尚存則輕清而上升矣大凡其氣益清則其升益高故孔孟顏曾千秋崇祀而在人間絕無肝蠻蓋其氣已升至極高之地去人甚遠也苟有一分濁氣未淨卽不能上與太清爲體於是有赫然森列而爲明神者焉其品愈下則濁氣愈多而去人亦益近至於尋常之人則生本凡庸死亦闕尤不過依其子孫以居汝平時所一召而卽至者皆此等鬼也若夫凶惡之人清氣久絕純乎濁氣生前有形有質尚可混迹人間死後形質旣離便非大地所載其氣愈沈愈下墮入九幽去人亦遠吾始疑其人之父爲大惡人恐其墮入

九幽故非吾術所能召也既非此類則必其人之氣濁少而清多已超然在聲臭之外故吾知其已生天也余謂此論極精非他巫覡所能見及佛家天堂地獄之說不外乎此余嘗疑匹夫匹婦死猶有鬼而士大夫一經易簣則反寂然殊不可解得此巫師之論乃釋然矣若夫有恩報恩有怨報怨其心既有所係著則無論氣之清濁而皆不能上升故往往能見形爲禍福此巫師所未言而可推論及之者也

胡某蘇州人役於冥中其赴役也每不自知或行於通衢忽然倒地甚或自樓梯墜下頭面破壞甚以爲苦哀

於其中主者願預示期日主者曰他人皆不爾而汝如是是有夙譴也宜自識悔乃可甲自矢從此永不殺生嗣後遂預知期日先就牀榻安臥昏沈若死或一二日始寤其入冥爲何事則不與人言惟言冥中城郭市廛與人間無異然陰晦無天日途中之人肩相摩也而從無交一言者又言冥中境域有數等其所治事之處最下一層也由最下一層望次上一層之人猶外邑之人視省會中人也望再上一層之人猶京師中人也若更上則不可得見矣最下一層者可以暫至次上一層而不能至再上一層其再上一層之人則可至最下一層

但至者少耳所言若此與巫師之言可相印證矣

江西南昌鄉間有童子放鴨於河一鴨遁入田塍其田主乃某秀才也適行田畔遂捕以歸童子尋至索鴨秀才怒麾之以肱墜門前池水中池闊水深童竟溺死其母哭而至秀才大言爾子自墮水死與我何涉母見其詞色甚厲不收與辨又痛子死亦自沈於池事聞於官秀才竟擬抵臨刑之日一妻三子均來哭送而秀才默無一言但流涕而已環觀者甚眾見其人可四十餘貌亦閑雅無凶悍之色以一鴨之故竟罹大辟豈前生冤孽歟亦可爲小不忍者戒也

漢口一錢肆中以錢一千置錢版上轉瞬開并版失之時無他人惟一婦在櫃前小立而去乃使數人分東西追尋果遇之於隘巷方傾錢人袖中猶未盡也卽拉之歸盡取其錢將縱之去一少年曰男子作賊已可惡況乃婦人宜重懲之乃盡褫婦上身之衣縛之於柱加笞楚焉少年之意非惡其作賊蓋以婦年止二十餘饒有姿首欲觀其袒露耳方縛婦時少年故意以手觸其乳鞭笞既久復曰此婦頑鈍無恥宜并褫下衣眾人咸曰不可少年乃手脫其舄解其雙行纏擲置通衢曰聊以示辱眾人咸勸乃始釋之婦披衣拾履號哭而去婦本

良家素無遺行偶以貧失志違此大辱既歸家父飽其  
夫老拳既盡且憤夜竟投繯焉明日少年在肆中忽曰  
此婦又來竊錢矣眾以爲戲語而數數言之乃始駭問  
少年忽張目作婦言曰吾豈來竊錢邪來索命耳吾誠  
不合竊汝錢然何至辱吾如此吾死汝豈得生邪言已  
以穿錢之草繩向喉下作自經狀眾方驚顧而少年已  
氣絕矣

高郵縣某村有農家姊妹二人其姊嫁而死婿請繼室  
以其妹父母皆喜女不可父母固命之執不可母私問  
之女曰閨房之內夫婦之私天下之至恥幸無他人得



與聞耳若姊妹俱事一夫則吾姊之私吾得而知之是重吾姊之恥也父母不能強乃已按明史列女傳虞鳳娘義烏人其姊嫁徐明輝而卒明輝聞鳳娘賢欲聘爲繼室女知泣謂父母曰兄弟未嘗同妻卽姊妹可知父執不聽女自經死余謂虞鳳娘事不足爲法其所言亦於義未精蓋同夫與同妻迥別妻不可同非獨兄弟爲然卽非兄弟亦無可同妻之理夫則固有可同者春秋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類姊妹之好者何兄之子也姊者何女弟也然則姊妹同夫古禮固然使謂姊妹不可同夫則妻不當以二女妻齊矣今此

女所見與虞鳳娘正合古今事固有相類者然皆一偏之行非中道也

奚猷子鄂人也以樵蘇爲業貧未有妻然性喜淫每負薪入市遇婦女問價輒賤售之不與論所直故市人呼曰奚猷子市有某翁者生女及笄有姿首奚見而豔之每日束薪賣之其門俄而翁女死奚知其瘞處乘夜發冢負屍歸與之媾焉翼日鍵戶出采薪而遺火於室煙出自竿鄰人排闥入撲滅之顧見牀有臥者笑曰誼叟如此尚未寤歟此伊誰也發其衾則一裸婦迫而視之死人也乃大驚有識者曰此某翁女也翁聞奔赴驗之

信聞於官論如律異哉天下竟有好色如此人者乃歎  
宋孝武帝爲殷淑儀作通替棺欲見輒引替觀屍尚非  
異事

有夫婦二人者廣東人寓於蘇婦每至歲終積鍼黹所  
儲并向其夫索洋錢數枚寄廣東遺其母一歲索之夫  
不之應婦忿泣數日雉經而死有一子甫兩歲夫以乳  
哺乏人鬻之劉氏劉抱子去越二日婦之鬼忽附其子  
而語劉曰速召我夫來劉大驚召其夫至鬼曰爾不恤  
我之母非不自恤其子何無良至此我今來挈兒去無  
使謂他人父也言已其子竟絕此婦可謂有靈矣然獄

其夫遂殺其子自是一悍婦宜其輕以自戕也

光緒丁丑正月餘姚城中失火延燒屋宇四百餘間有某姓之廳事燬矣而大門巋然獨存其門額乃前明王文成所書也故老相傳此門三遇火災而皆無恙豈大儒翰墨固有神物護持歟

蘇州齊門外黃姓嫠婦汲水於河其子甫五歲隨之行婦失足墜水兒大啼亦匍匐入於水適有舟過拯婦起而兒已隨流去至對岸始救出之則腹彭亨而氣已絕矣姑依法治之覆兒大栲栳上研皂角爲末吹入其鼻未幾兒哇然有聲吐水無數竟得復生孩提之童從母

入水此赤子之真性也絕而復蘇殆鬼神陰相之歟  
徐烈婦名仲婉平湖人嫁同里趙寶善夫兄寶源亦娶  
於徐於婦爲從姊妹甚相得也其舅宦於蜀姑從之婦  
每以手書問起居書法秀勁舅姑得之甚喜寶善能畫  
花鳥婦輒摹其粉本繡之於練生動有致見者咸歎美  
焉生子女各一寶善卒婦曰姒吾姊也吾兒不忠無母  
惟逝者雙翼無侶吾當相從地下耳家人共守之不得  
死日久寸稍懈竟自經焉發其匿得數紙書留別其父  
母舅姑者又爲韻語訓其孤并處分身後事戒勿以佛  
事溷喪禮夫烈婦殉夫世多有之若徐者賢而有才尤

難得也

顧孝女名嗣徽字亞芬金匱人年十六隨父母避寇鄉  
閒父或以詩文課諸子孝女輒效爲之每出一語雋永  
可喜患難中以是博父母歡焉及亂平還里父母相繼  
病女刲臂肉和藥以進卒無效父母死女欲殉之或尼  
之曰母病以弱弟託汝今家庭之間樛余燃其情事孔  
亟汝死如汝弟何女乃不復言死而具焚後室廬盡毀  
所居一室黑暗如漆女又厭人事相擾杜門塞竇足不  
逾閭日坐其中焚膏讀書服素而食淡或勸以事佛則  
曰非吾所願也弟自塾歸必呼之問所讀書衣服飲食

調護惟謹或弟有所需而主者吝不與則拔釵搜篋以給之及爲弟畢姻乃歎曰今而後可以見父母於泉下矣仰藥死所著有綠香吟草臨終投之火此與徐烈婦皆賢而且才故並錄之雖虞初小說而未始不以表章孝義爲主也

漢口鎮有劉氏女許嫁張氏子彼此往來嬉戲從不避忌亦其鄉俗然也有富家兒見女而豔之謀於父將以千金買爲妾父漫應之女以爲實然是夜啟戶潛出如張氏告之乃卽夕成禮焉質明父失女奔告於張則女及壻雙雙而出拜矣夫六禮不備貞女不行此女所爲

殊乖禮法然既聘則非奔也宋儒云權而得中是乃禮也或可爲此女解嘲歟

蘇州三鄉廟有一僧曰皆通年六十矣除夕其生日也先期一月大會僧俗盛設酒麪以慶六十之壽而卽於是日備豫後事絞紵衾冒手自料量客問其故曰吾不臘矣眾莫之信乃至十二月二日竟趺坐而逝此僧平日飲酒食肉了不異人而來去分明如是可異也

癡道士賣藥於蘇州閭門外之渡僧橋不知所自來其言語不倫人咸以爲癡每夜棲宿一草屋中丁丑冬大雪盈尺而其草屋之上無雪或問其故道士曰明日飲



吾酒吾告汝次日有好事者攜酒而往則道士不知所之矣豈其異人溷迹市廛者歟

山右何君談者失其名以丁卯孝廉入貲爲郎中官農部屢試春官不得志至丁丑春忽夢一人向之誦詩曰十載鶯花春夜夢八年魚水鏡中歡寤而思之似非佳語居恆怏怏俄而感疾遂卒計丁卯至丁丑十載而其續娶之妻適止八年夢中詩句年數正符亦足異矣李玉桂者妓也故蜀陸不知其姓氏流轉至漢皋姓假母之姓故曰李頗有聲北里間有李孝廉者長沙人也計偕北上道出漢皋爲友人拉作狹邪游遂與妓相遇

妓履月之友曰若愛李郎平是問將買妾而未得其人也妓私於李曰信乎果信也妾有私貲如干當出以佐君爲脫籍費李感其意諾之而請俟之禮闈捷後已而春風失意旅食京華遂失前約妓假蹇風塵中未嘗一日忘李也有富商某豔其色強委千金於其假母劫之去妓不食七日不死仰藥死嗟乎節烈如是此女不妓矣

民間呼縣尉曰四衙蓋以縣令之下有丞簿尉故尉次第四也通州德興鎮有毛某者武斷鄉曲俗有土四衙之號畜一犬甚愛之名之曰阿生飲食寢處輒與其每

年六月六日相傳爲狗生日則具酒麪爲壽焉一歲爲  
鄰人王長林擊斃王大怒迫使具棺以葬之斬衰而送  
之且使手書訃狀榜諸通衢其文曰不孝狗男王長林  
罪孽深重不自隕滅禍延狗父阿生府君於某年月日  
壽終卽日成服治喪謹此訃告此真未有之奇文也昔  
楚莊王所愛馬死使羣臣喪之以大夫禮葬之因優孟  
之諫而止阿生竟得成禮以葬出四衢之豪橫亦可想  
見矣

河南有一縣談者忘其縣名其俗喜爲少子娶長婦欲  
以操井臼耕門戶也有農家子甫十三四而所娶婦年

長以倍矣新昏之次日賀者畢集而寢門未闢日且肝  
矣舅姑呼於門外聞其子應聲而不見其出穴窗視之  
則虜縛於牀足驚而問故其子曰昨暮人定後有男子  
自牀下出縛我於此而擁新婦睡問何故不言曰言則  
殺我語未竟男女二人皆啟帳出男子抗聲曰吾與爾  
新婦自幼有交昨乘人亂入此室處當容我盡歡而去  
如敢破扉而入者袖中出白刃指其子曰吾刺刃爾子  
之腹矣舉家驚異罔知所措而男子在室中索酒肉索  
飯索湯餅曰不我與者殺而子與我而不豐美亦殺而  
子其家不得已一一與之男子使自窗中置案上而以

長繩繫其子使就窗間取之先命其子品嘗食然後食以所餘食其子食畢置虛命廠於是觀者雲集皆恐傷其子計無所出相持三日聞之於官官亦駭異親詣視之信官問新婦有父母乎曰有乃逮之至使呼其女女不應官命隸笞其父罵批其母頰父母呼聲哀號甚慘復使呼其女仍不應如是者三母頰批至百父罵笞至二百流血漉漉父母跪窗外哀其女使開門若罔聞知官無如何命人邏守之繫其父母去是時獄中有一賊誓穴人壁官命之至其家先伏人於門外而使此賊伺男女皆睡熟從屋後穴而進潛以刀斷其子之繩曳之

走而門外伏者破扉突入男女皆就縛天明送之官其事轟動一邑觀者自大門至大堂皆滿官坐堂皇鞠之男子乃屠者而麻有須髯黑醜可憎女則娟娟白皙纖腰弓足頗有風致官呼女至前戟手厲聲大罵之曰吾見人多矣從未見無恥如爾不孝如爾者大毬之不若非人類也律載婦女犯姦去衣受杖況爾豈可以人理論乎命左右盡去其上下衣不留寸縷先批頰如其母數再笞鬻如其父數然後科以姦罪決大杖四十命其父母領去而歸聘禮於夫家父母扶裸女出縣門各脫衣衣其女而觀者無慮數千人爭前覬奪竟不得衣而

歸屠者筭二千不死次日又筭二千未畢死女父母羞  
且憤相繼死女杖創尋愈無恙後數歲有人於逆旅中  
見此女爲人行酒風致如故而頰則有批痕矣或指以  
問女女縷述前情不少諱至公堂受辱情狀尤言之歷  
歷如繪人多樂聽之藉博纏頭以餬口焉

江甯徐某爲贅壻於汪氏生一子矣注以其貧也庸奴  
視之徐不能堪而歸其婦翁商於皖將移家至皖徐聞  
之往迎其婦婦不可徐知其將從母適去矣謀於族人  
議奪其子歸族人咸以爲然乃將七八人偕往先徧拜  
其鄰比告以故已而直入婦室劫其子去婦之母大呼

有盜而鄰人無應者責其坐視不救鄰曰徐氏之子爲  
徐氏父兄抱去此正理耳吾儕何與焉婦母又至徐氏  
索之徐氏羣起詆諆不敵而返斯人斯舉大有張飛趙  
雲勒兵截江奪回阿斗之意思亦從看演義得來也  
維揚王氏婦孕六月矣適有鄰猫來攫其籠中之鳥婦  
起逐之仆於地震動胎氣勢甚危殆一鄰媼曰可速覓  
一二紙過期不贖之當票燒灰和開水服之則胎卽安  
矣如其言果無恙夫過期當票已成廢紙乃有安胎之  
妙用其理不可解亦見天下之無棄物也

揚州之俗嬰兒初生必服化毒丹以滌胎毒有何氏者



生年子命老嫗至藥肆買化毒丹此嫗乃金陵人口音  
與揚州有異藥肆中人聽之不審誤會爲買活絡丹者  
卽以付之嬰兒服後忽大病不食乳數日竟死偶檢點  
得蠟丸刻活絡丹三字窮究之乃得其故然無及矣是  
故買藥不可不慎也

有賣柴老嫗挈其子入城至一富家其子年十八九未  
娶也富家適有隔夜冷粥一盂有蜈蚣死其中議棄之  
於河其子正苦餒卽曰此不足爲患乃以指捉去蜈蚣  
而食之立盡富家有女睨之而笑其子以爲悅已也歸  
而思之不置遂成疾日以羸瘦幾不起矣嫗知其情偶

以語富家之婢遂達於女女曰然則速召此子來其子  
喜甚力疾奔赴女一見大罵曰天下有此妄人邪我見  
汝饑不擇食是故哂之汝敢遽萌妄想乎命婢媼輩批  
其頰數十其子叩頭服罪始叱之出及歸病若失矣  
陳廣輔陳廣弼安徽巢縣人兄弟也一日因喧傳天半  
有龍見因登城觀之先有一人在城上天雨泥滑仆於  
地壓廣輔之足輔舉足欲使挽之而起不意足一舉而  
其人滾落城下頭面破損奄然斃矣於是城門之兵役  
咸集執二人將送官輔曰是誠我之罪也與弟何與弼  
曰否此我爲之非兄也宜執我兄弟兩爭不已輔曰我

一時鹵莽致有此事安可誣弟弼曰兄甫有室兄死嫂必嫁我又無力娶婦則宗祀絕矣不如我死之愈也於是眾皆歎曰義士義士彼人雖絕或尚有救姑試救之移時果蘇而其母亦奔至見其子已蘇眾又告以輔弼之言母亦泣然曰吾子幸而得生卽不幸吾不責汝償也輔弼咸厥角謝之道路嗟歎以爲三義

高郵一農家衣食粗足生一女極美父母愛之擇婿殊苛其後門臨大河有宦家子泊舟河干見女而豔之停橈不去一口見有尼自其門出遂尾之至庵皆以故許以重賂尼諾之越數日醉女以酒而送之至舟遂揚帆

而去女醒大啼宦家子曲意撫慰之矢以白首比至家則有翁在女哭訴於翁翁曰是吾兒之過也然既至此毋戚戚吾爲汝玉成其事乃倩媒妁具綵幣至其父母家聘爲子婦焉農家失女正愁苦無策至是喜出望外遂結朱陳之好好事者爲譜意外緣傳奇

王士淮皖人而家於揚其妻則揚之仙女廟鎮人生一子一女而妻卒子年甫及冠聘某氏女爲婦矣以學貫於質庫故恆不在家惟女依父以居一日有從母至其家謂女曰吾將歸甯於仙女鎮汝曷從我至外家乎士淮適他出從母乃告之鄰嫗而攜女去士淮歸不見其

女鄰嫗亦他出無從問訊而大江以南自經兵燹婦女  
絕少欲娶婦者輒謀之江北姦人逐利往往有略賣婦  
女之事士淮疑其女爲人所略卽渡江而南蹤跡之至  
丹陽縣境一小村聚問村人偶語曰可惜此好女子嫁  
此白頭翁也王驚詢其故村人告以村中李翁年將六  
十今日新買得一妾主卽訪至其家僞爲賀喜者聞內  
室有啼泣聲王遽出奔城中計於官官命役偕往闖入  
其室大呼索女女出則非己女也王駭愕方自咎鹵莽  
女哭曰吾揚州某氏女許嫁王氏主士淮吾翁也王驚  
且喜曰汝吾兒婦邪吾卽王士淮也拉李赴公廷李願

還女且以洋泉二百爲謝乃罷訟寄女於尼庵而遣急  
足告知女父女家失女正其驚擾聞信奔至得女大喜  
謂王曰吾昨至君家聞之鄰嫗君女固無恙乃從姨至  
外家耳然使君早聞嫗言則必不渡江尋女不渡江尋  
女則吾女不可得矣此吾兩家大幸也王亦喜曰此誠  
天祐吾明天之祐而因以同人之財可乎歸洋泉於李  
翁偕女父挈女歸

某甲以鹽官需次維揚家藏一大珠重二錢有奇置之  
闇中有光熒熒古所稱夜光者也一日有同官數人踵  
門求觀咸共讚歎先後辭去惟一莊姓者未去某送客

復入則莊姓者猶踞隱囊而喫鴉片盤中之珠已失所  
在大驚問莊莊亦大驚曰室無他人豈我竊邪乃自解  
其衣不留寸縷使大索之且曰如疑我藏珠衣中請留  
此衣君假我衣以歸可也某失珠大懊惱然初不疑莊  
乃越月而莊之僕以其珠來歸蓋莊幼無賴習吞刀吐  
火諸幻術是日乘某出送客吞珠腹中歸則哇而出之  
也後以虐遇其僕事遂敗古人剖腹藏珠以爲大愚此  
則匪夷所思矣

蘇州葑門內有王七者與富仁坊巷某姓有連自其父  
在時即呼某姓婦爲乾阿嬭父卒後某姓撫育之視猶

子也婦有一女與年相若初意卽以爲婿及王七年長則一流蕩子也婦乃悔前議許嫁其女於胥門外某生娶有日矣王七聞之糾合無賴少年十餘輩劫其女歸女至王七家閉門號泣久之無聲或自門閒窺之則雉經矣破門入救之復蘇女遂絕食求死事聞於官官以王七劫婚非禮也笞之百且諭之曰汝謂某姓先曾有婚姻之議然空言無實據女旣誓死不汝從汝又何愛焉男子豈患無婦哉乃判某姓婦以洋泉五十畀王七使爲異日婚娶之資而全曩時撫育之義女則歸之某生云



何阿雙金陵人以負販爲業畜一大竟體白毛如雪光潔可愛出入寢食必與之俱室無他人以犬爲侶一夕攜犬歸臥至明日門不啟人犬無聲鄰人疑焉又越一夕門閉如故呼之不應排闥入則流血滿牀阿雙已爲犬嚙斷喉管而死犬猶據其腹大嚙不止乃醵錢殯之卽殺犬祭焉聖人云鳥獸不可與同羣信夫

張阿福紹興人寓於杭自幼聘王氏女爲妻年三十矣貧不能娶女亦年二十有七其母屢託媒媼趣阿福成婚媼曰彼貧奈何母曰彼無婚費我亦無嫁資無已其搶親乎媼以告阿福阿福大喜乃期於某月日糾眾劫

女去母故招集鄰比至張氏奪女則合卺已畢賀客盈門矣媒媼勸曰事已至此夫復何言明日當令其來謝罪也母若爲悻悻者而歸夫搶親惡俗也律有明禁乃此則由女氏招之使搶亦事之創見者矣

律載將妻妾典雇與人爲妻妾者杖八十而甯波鄉間往往有此事亦惡俗也有店某者以采樵爲業一母一妻以搗屨織席佐之而常苦不給值歲歉饔飧缺焉聞鄰村有王姓者無子欲典人妻以生子唐謀於母將以妻典焉妻不可唐曰婦人失節固是大事然使母餓死事更大矣婦乃諾之典於王以一年爲期而婦有姿王

變之及期往贖王將典契中一字改爲十字唐不能爭  
婦告衆曰吾隱忍爲此者以爲日無多而可以活姑與  
夫之命也若遲至十年吾行且就木矣其奚贖焉乃投  
水死此婦以養姑失節卒至破鏡難圓黃泉齎恨其亦  
可悲也已

金陵城中有以蘆席覆一屍者其上半身不可見下半  
身則褲僅及膝雙足不履不韞挺然不動屍旁立一丐  
者向衆涕泣募錢收斂云死者其父也於時觀者甚衆  
頗有哀而予錢者或百或數十一時積有千餘丐猶未  
足請益哀有老翁持筒吸淡巴菰餘燼適墜於屍足足

爲之踣眾大驚旣而悟其僞也乃大笑死者掀開蘆席而起曰愈矣愈矣捲蘆席向眾叩頭謝共荷錢而去蘇有汪氏子者賈於常州託其友金姓者寄家書於其母金故酒徒也旣至蘇先沽飲大醉然後如汪氏汪所居在虎邱山後金行至望山橋失足墜於河覺有人堅握其手不令起金大驚正與相持忽有人訓曰此人爲汪節婦送家書爾曹安得留之金始得攀援登岸疾行至汪氏衣服淋漓手腕青黑汪母問故具告之母曰不圖匹婦一節之善感動鬼神也

浙石某生年少美風姿有聲庠序閒以早喪父母故弱

冠而未有室某年以鄉試至省城寓親串家其家有女  
貌美而能文兩相慕悅遂有割臂之盟女父已亡其母  
微知之不禁也及生使媒妁來求婚母問生年則長於  
女者六歲以俗有六衝之忌辭焉女知事不諧終日悲  
泣母始而慰諭繼而譙訶女遂雉經死生聞之亦仰藥  
自盡拘牽俗忌遂使男女並以情死雖非禮所許其情  
亦可憐也

龔某不知何處人入都應京兆試場前納一妾一婢皆  
購白牙人共姓氏里居固無稽也寓宅在前門外三里  
河分前後二院將入闈以妾獨居慮有他虞乃請其友

部郎某君居其前院部郎素迂謹承友朋之託一步不敢離日坐前院讀書而已場畢龔歸部郎告以謹守管鍵幸不辱命龔再三致謝乃入後院則闕其無人并室中什物俱歸烏有矣窗戶完好惟後垣頽焉始悟妾與婢皆從此去防其前未防其後也

揚州東鄉十里田有看青品人野宿棚內遙見二里外河邊土地廟前有火光或大或小忽明忽暗疑之約壯夫數人持械同往至則一僧席地坐旁置土銚支以石聚薪燃之問何事僧曰吾朝南海還過此腹饑故煮食耳眾亦將返矣一人笑曰和尚得毋食肉戲揭其蓋則

魚者兩嬰兒胎也眾大驚爭以械擊僧僧倒地歎曰  
盡矣凡吾曹鍊金剛禪者須食男胎三十六箇大  
道  
成吾止食其七而遇公等此吾福薄也速斃吾無  
多言眾怒甚擊殺之而投其屍於河

無錫有啞丐者行乞於市多歷年所人皆識之一日至  
南門內一耆紳家乞食其閽人拒之曰吾主人因幼子  
病危自朝至日昃不遑暇食焉有食食汝乎啞丐忽出  
言曰何不謀之於我我能治之閽者以其啞而能言大  
異之入言於主人姑延入試之切脈處方具有條理一  
服而有起色服三劑病者霍然主人喜出望外問其生

平丐自言父在日曾開藥肆我雖生而啞然自幼識字  
喜觀醫書故頗知醫父歿家貧又以不能言有術無可  
施故流而爲丐耳問今何以能言則亦不自知也由是  
醫名大噪縣壺城隍廟就診者日以千百計然是歲之  
冬有杭州黃質文路過無錫訪之見其所開脈案不成  
文理所書藥名亦多別字恐其術止一時偶中竟以爲  
高手醫吾不信也或曰啞子能言亦大奇事然安知其  
始非僞爲啞以行乞歟

道光丁酉鄉試之年湖州雙林鎮人沈濤在家晝寢夢  
有數人譁語而入曰沈濤中式矣正驚喜間又有一人



狂奔而至曰誤矣誤矣非此沈濤也乃轟然俱出其步  
履之聲始則自外而內繼則自內而外行於石鞢鞢然  
行於木登登然皆歷歷可辨是科沈響泉同年中式響  
泉名濤湖州城中人所謂非此沈濤也殆鬼神以此人  
名姓相同故意戲弄之歟

揚州之北鄙雷塘鄉卽隋煬帝葬處也近年忽出一物

女

物女二字見春秋繁露王道篇  
日乾縣有物女水盡則女見

與村中少壯者交交

輒病病重者死光緒二年六月二十四日日加午忽陰

晦如夜雷雨大作電光中見一女子白衣紅抹額手執

雙叉與霹靂鬬雷竟不能下擊相持良久大聲忽發有

雷火從地出陽女一足女稍逡巡一迅雷從空劈下其聲猛烈異常觀者皆暈仆俄而雨霽則有一物震死於地如猪而無尾如牛而無角周身白毛兩背至脇有黑毛成如意形腹下一肉條長二尺餘其氣羶腥不可嚮邇稱之重二百餘斤衆莫之識其地有觀音庵一老僧出視曰此螭虎也鄉人鬻割而焚之臭聞里外愚按說文螭若龍而黃漢書楊雄傳音義引韋昭云螭似虎而鱗此物白毛黑文而無鱗未必其爲螭也

京師十刹海煙袋斜街有山西劉姓之女小字香珠自幼許嫁同鄉黃某黃學賈於外久無音問而劉姓中落

女遂流落煙花已而黃某積累得數百金挾之至都將  
求故劍舍於西河沿逆旅主人利其腰纏誘與冶游黃  
年少墮其計妓有秀蘭者與黃極相得無何黃之金盡  
妓家將有逐客之令秀蘭乃託言赴廟會與黃偕逃至  
良鄉投宿一老嫗家嫗熟視曰汝非山西黃某歟此女  
其劉家香珠歟叩嫗姓氏乃黃之從母而劉女幼時呼  
爲乾阿嫗者也於是始知秀蘭卽香珠嫗爲買花燭具  
鼓樂而成夫婦

揚州左衛街一大宅亂時爲賊中大頭目據爲偽府亂  
平後某姓居之其堂前地每逢陰雨輒見一女子形洗

之不去天晴卽沒遂局閉不處偶有親串自遠來僕從  
眾多遂入居之夜半忽見磚動不已頃刻墳起一僕踐  
之暈仆於地天明言於主人發而視之則一女屍也衣  
裙未壞面目如生徧體生綠毛長寸許栩栩欲動問於  
官官命焚之其鄰有攻皮之工某叟曰此事吾知之我  
陷賊中卽隸此賊帳下賊獲此女欲污之罵詈不從杖  
數百罵益厲遂活埋之不意其今爲祟也余謂此女旣  
以烈死毅魄貞魂久已歸之大虛此特其遺蛻耳久而  
成僵或地氣使然與烈女初不涉矣惜叟知其事而不  
能舉其姓氏不得爲之表彰也

金陵自遭兵燹後往往於城中住屋內掘得棺木蓋皆  
亂中渴葬者也王府園旁一廢地爲某達官所得以瓦  
礫堆積成山命兵勇平治之掘出棺二十餘具發視之  
一棺有女屍周身衣服絢爛如新然皆已成灰隨手而  
碎其屍未壞膚肉白潤頰上粉澤猶存又一棺有男屍  
坐而不臥又一棺已成僵屍上半身生獸毛下半身生  
鳥羽尤可怪也達官聞之命將諸棺遷葬他處不許開  
視

黔中有任某者續娶胡氏再嫁婦也然甚賢淑撫前妻  
子如己出數年後任大病胡侍奉湯藥支持門戶累月

不懈見夫病篤知不可爲乃先服毒欲與俱死抱夫痛  
哭夫卒亦卒親友入弔咸歎其烈亦有議其不死前夫  
爲可惜者余按隋書列女傳首載蘭陵公主事是亦死  
殉後夫者史臣稱其質邁寒松此婦亦其流亞矣

京師西單牌樓有大宅爲狐居之無賃者屋主以久失  
業怒甚往而詈狐是夕忽失其子次日求而得之於此  
宅問何以至此則亦不自知而其子日就羸瘠淹淹欲  
斃或言束便門樓有狐總管實司京師狐政乃具酒食  
撰文疏而往訴焉越數日往偵空宅則樹上縣一首似  
貓而巨喙較長蓋已爲總管所誅矣狐神鼠聖亦自有

道錄

距通州十里有普濟禪關之西南有叢塚相傳爲和尚墳不知何年所葬亦不知和尚爲誰也每於黃昏後幻作鬼市迷惑行人行者患之迂道避焉乙亥之夏有小舟載漕米赴普濟關暮經其地舟子呼緯夫改由對岸行緯夫二人其一收緯登舟其一恃有膂力笑而不信奮臂獨前俄見燈火熒熒宵帘高挂似有酒家知是幻境卽折道旁柳樹下大株臥之而往距鬼市已近便舉柳亂擊見有無數和尚爲所擊倒審視則在叢塚中所見幻境已無觀矣乃覺路同舟以告舟中人皆莫之信

然此後和尚墳頭土盡塌落無復怪異皆此人一擊之功也

江西河口鎮咸豐中駐兵設防焉命丁夫入山採薪見有古榆一株大可蔽牛舉斧斫之血汁噴射有土人告曰此樹已四百餘年甚有靈異伐之不祥乃舍之而還營中軍士聞其事曰吾儕何畏鬼神得此大材而不取何以供炊爨乎明日復率丁夫數十往伐之血流如故俄而樹斷倒地響振山谷樹長十餘丈中空如竹其內枯骨縱橫兼有髑髏一具又有碎碗及竹箸無數觀者咸駭異莫測所自來



江西一世家子遷葬其祖啟穴則棺已朽爛不全棺中  
滿貯磁碗竹箸而不知屍骨所在堪輿家曰此殆所謂  
移屍地乎命舁去空棺入穴審視則惟西北隅有一小  
孔圓如孟口大僅容拳姑命從此掘入至兩丈有餘而  
屍在焉僵臥未壞其旁有磁甕數枚有大有小形製甚  
古出以示人人莫之識其棺中失屍而易以磁碗竹箸  
亦莫測其所以然

嘉定城西有元壇廟頗著靈異庚申城陷廟亦旋毀鞠  
爲茂草矣相傳其始有某生者館於江西龍虎山張真  
人府一日得家書知其父病急欲歸謀於真人真人以

一符與之。口到家卽焚化生登舟解纜但聞波濤澎湃舟行如飛一日夜而至父病已危方寸瞢亂竟忘焚符符神屢見形求去乃始憶真人言具香燭焚化之是夜神復示夢曰送我太遲已逾限期不能歸矣生乃醵金建廟以奉神初不知神何名因其像頗肖世間所塑之元壇神故謂之元壇廟

紹興諸暨縣之店口鎮有陳氏之屋每遇火災而屋不燬相傳國初有陳紫衣者將建此屋親至紹興城中請夏姓者卜日夏視之一日舍翁也乃曰請少待爲君擇之陳卽出洋錢十枚爲謝夏曰旣如此請三月後來

陳知其以酬謝之多寡爲選擇之精粗乃以白金百兩  
揖而進之曰老村一生辛苦始有此舉幸先生留意焉  
夏曰旣如此請一月後來及期而在則曰日已選矣幸  
勿稍有更動陳謹如所教屋成而鎮上大火前後左右  
盡爲焦土惟陳之新屋歸然獨存自是以後歷三十餘  
次火災矣至今陳氏猶世守之而夏之子孫亦尚以撰  
日爲業

湖南湘鄉縣有胡氏兄弟五人皆享上壽光緒四年其  
長兄朝瑜八十九歲次朝珊八十七歲次朝琇八十五  
歲次朝璠八十三歲次朝環八十一歲湖南巡撫以聞

洵人瑞也事見邸鈔謹記於此胡氏五人可敵周之八士矣

右台仙館筆記卷五

山園居士

何阿謹仁和臨平鎮人常與寇之亂爲賊所脅從與俱至一村農家搜括錢物於齋甕中得洋錢八十搜之去後從賊中逃歸及亂定卽以其貲開餛飩店甚得利而村農頗知之向之索取阿謹堅不肯認且曰賊取人錢物無算皆將於我取償邪村農曰汝曩時取我錢人所共知今亦非敢責償但我貧苦無以爲生汝幸有餘稍有以償我我非惟不怨且感爾也阿謹執不可村農無如何而去後竟以貧不能堪投水而死一日阿謹在店

方包裹餽餽忽謂其妻曰今日我死矣問其故不答俄  
恩恩出門去急使人斷之則已赴水死咸知村農索命  
也

臨平鄉間有兄弟三人者皆不孝其母而伯仲尤甚國  
寇之亂三人均從賊剽掠頗有所獲亂定尚有餘貲遂  
去其母不與同居俄其兄娶婦兩弟皆在同泊酒食母  
聞來視之兄大怒曰今日我喜事汝窮嫗何得來結亂  
我操挺逐之去仲聞之亦趨出習罵其勢洶洶母皇遽  
走出哭而呼於市曰天乎我有子如此時天色晴霽忽  
陰雲四合雷雨交作辟歷一聲此三千百鬼從空中提

出跪於母前而死矣母又哭曰天乎季子遇我尚不甚  
酷何不留以與我邪又辟歷一聲而季子竟活

同治庚午歲湖北咸甯鄉閒頗有虎患有盛氏兒牧牛  
於郊突與虎遇兒從牛背墜地牛以身庇之奮其角與  
虎鬪不勝自他牛來助之虎乃去盛氏兒得不死而所  
牧牛竟以傷重而死於是盛氏長老咸集皆曰此義牛  
也買棺斂之穴地葬之且爲作佛事而使此兒斬衰治  
其喪若喪所親者然謂之牛孝子

蘇州白粵寇之亂屋廬多毀葑門齊門閒則尚有存者  
亂定後人多買其屋移造於閭胥兩門閒有老儒借虹

橋濱一廢屋聚童子數人而授讀焉忽聞有聲出自四  
 壁若母雞之呼其雛及夜又聞若有數十婦人嚶嚶  
 泣者如是數日不止而匠人已操斤斧至蓋其主人已  
 將此屋鬻於人人將移造於他所也舅氏姚松田老人  
 言此事且曰其祖若父辛苦而成此屋子孫不能有立  
 乎冥漠之中有深痛矣戴子高則曰此鬼亦不達之甚  
 有造此屋者卽有拆此屋者凡物有成必有毀天地且  
 不能長存矧區區一屋乎余謂子高之論固甚通達而  
 不知此聲非其祖若父所爲也蓋天地之精氣無所不  
 在而在空洞無物之處則散漫流行不能凝聚必有所



憑藉而後其氣得以凝聚焉凡爲大屋其外則牆垣高峻其內則門戶重疊如是百餘年或數百年則其氣之凝聚者久處凝聚旣久斯具形質形質旣立斯含神明大而山川小而城社又小而屋宇其爲神一也今一旦將毀拆之則失其所憑依而其氣不復能聚矣其神實先知之故有此悲歎之聲是乃屋之神而非造此屋者之鬼也余外家姚氏居臨平棗山港其對門沈氏所居相傳爲元時屋制度與今有異亂後亦爲人拆卸運斤之始大聲忽發匠者一人死焉蓋其氣凝聚至數百年之久故強盛而能爲厲也若夫茅茨苦蓋占地無多聚

氣亦少則隨成隨毀了無靈異其理亦可想矣若謂其祖若父所爲豈華門圭竇之鬼其曠達轉勝於高明之家之鬼歟

仁和唐棲鎮人姚晉卿余二兒婦之弟也少時延江姓者教之讀江亦年少頗謹飭終日坐書室中忽一日覺體中痛楚俄而增劇宛轉牀褥呼父喚母達旦不休姚氏乃以舟送之歸江旣歸遂臥牀不起每夜靜息燈黑暗如漆尚能下牀於房中行走稍露燈光便不能動若白晝則雖四面用布幕遮闌亦止能僵臥稍求展轉而不得矣如是數年便溺皆在牀中然飲食如故體貌豐

腴如無病者其父江蘭圃固知醫百計治之不瘳後窮於術且意亦倦不復爲處方而服藥旣久一日不服藥則如飢之思食渴之思飲乃聽其自爲計每日隨意買藥數味服之雖無效亦無損也忽一日啟戶竟出行動如常計自得病至此已及十年矣一旦霍然而愈不知是口所服之藥適中病邪抑或冤孽牽纏至此解脫也使段成式見之當採入奇病錄矣

江蘭圃有一子婦於重身之後忽見有婦人與同臥牀中向之切切私語初甚駭異後乃習見之此婦人著紅裙形狀了了惟所語者譌謾細碎並不知作何語江氏

婦大慙自知及期必不能免每與人言之輒痛哭也俄果以產卒聞江氏婦頗婉婉且年亦尚少未有惡業殆前生冤報也

唐西姚氏一婦忽患奇病語言不倫形狀詭異能反屈其足至首又時或吐舌垂至尺餘絕可畏怖姚氏素奉箕仙乃召仙問之仙曰此婦前生爲杭州施氏子有夫鬻其婦者施爲作婚書而婦不願別嫁雉經而死夫悔之亦白經今來索命不可爲也姚氏之人環而祝之曰此前生施氏子事與今生無涉其今生在姚氏作婦頗稱賢淑自夫死至此十餘年守義不嫁冰霜之節有足

多者若許以今生之善贖前世之愆願廣作佛事以  
識悔鬼許之附箕而言曰前愆終不能銷釋今生旣爲  
節婦姑舍之去待來生再向彼索命可也自此姚氏婦  
之病果愈年六十餘而終

唐棲姚氏又有一婦體質荏弱目中能見鬼物其母家  
有一婦病姚氏婦往省之見病者牀前立一黑人面目  
不甚可辨又有一人面色與常人無異對黑人而揖每  
見皆然甚怪之此婦之病旋愈意者此黑人爲索命之  
凶魂對黑人而揖者則報恩之善鬼矣

蘇州某甲初以搖夜航船爲業年四十猶未娶也後行

販江湖小有貲產乃謀娶妻監鄰村某氏女託一媼爲平章媼謀之女父母不許媼歸戲謂甲曰我爲若作冰上人其父母頗不見拒乃此女以君面有贅瘤不願爲君婦奈何蓋某甲面有小瘤故媼以此戲之也甲聞言憤甚是夜竟以利刃自決其瘤血殷牀席次日頭腫如斗宛轉號呼數日遂死於是鄰人皆咎媼一老叟歎曰非媼之咎是有冤報也蘇城方陷賊時某甲爲賊作鄉官據有其友之妻其友乘閒攜妻而遁甲追得之友落有瘤在其項甲先破其瘤血出如注乃殺之死狀甚慘今若此豈非冤報乎是可畏矣

臨平鄉閒有某氏子刈草於郊偶見一髑髏憫其暴露掘地而埋之歸語其人曰今日行一善事俄而寒熱大作鬼附之而言曰我在曠野甚樂汝乃埋我土中悶不可耐必殺汝其家大恐爲酒食以祭之焚紙錢無算數日鬼始去某氏子病旬日而瘳余謂髑髏之樂過於南面之王此莊子寓言耳掩骼埋醢古之仁政某氏子所爲誠屬善事反以此得罪於鬼何歟殆別有邪鬼借此事爲祟以求酒食非果此鬼之以德爲怨也

先達某公爲朝官時其次子婦病有鬼物憑焉公退食入覲之意鬼必避己兩侍婢相視而笑公問故曰鬼在

公衣袖閒殊不畏也公怒甚聞門下士某孝廉能捉鬼親往告之某曰明日公於病者窗戶外設几席與某共坐俾某得望見室中乃可爲力然布置須在有意無意閒毋使鬼知知之則遁矣公從之明日某至公延入坐病者戶外適有某局在旁某曰今日無事與公一奕可乎公曰可甫下三五子某忽若沈思者然支頤瞑目似睡非睡公笑曰此君小極矣命左右退去無擾其神思於是從者皆散一飯頃某猛醒曰鬼在此矣手執一瓶言鬼在瓶中亦不知瓶所自來也而室中婢媼輩皆譁而出曰鬼爲人捉去矣先是婢媼輩皆見某入室鬼卽



避匿牀下某隨之入鬼又躍上牀頂某隨之上如是數  
次始爲所獲故皆知鬼已捉去而在室中者爲某之神  
在戶外者爲某之形則衆莫能辨也公問請奕何意對  
曰某始坐此間卽望見鬼在室中倉皇欲遁故姑與公  
奕若無意於鬼者鬼不我忌某乃得乘閒直入而獲之  
也此事余聞之馮夢香孝廉孝廉聞之其鄉人童夢君  
先生云是阮文達公事不知然否未敢質言姑記其事  
如此

江西萬應軒方伯寓居杭州光緒四年以病卒未病之  
前其子婦以父病歸省之父謂之曰我病固不起恐汝

阿翁亦不久矣近日世閒死亡甚眾冥官延我二人覈對簿書也汝來省我尚宜歸省阿翁於是其子婦過歸而萬果病作矣及其卒也有韓氏之僕田姓者人謂其有狗眼能見鬼是日適奉主命來視疾歸而語人曰我甫至其門有神崔判官在焉止我曰此時未可入我徘徊戶外見方伯便服出其後一人從之卽世俗所謂無常也而門內之哭聲作矣然則人死固有無常歟崔判官者何人歟杭人所言如是姑記之

慈谿慈湖書院有二其舊者在慈湖西卽楊慈湖公祠堂也有慈湖公塑像以土木爲質而衣冠之與生人無

異昔年有學究於此教授生徒學究他出一徒竊神衣冠白被服之以駭其同學者同學者出不意一驚而斃嗣後慈湖公像乃真能行動往往出外駭逐路人以銅釘釘其四支以布蒙其頭始不復出而此書院遂鍵閉無敢居之者其新者在慈湖東邑人馮氏捐貲所建也亦多怪異有邵君名昌者讀書其中夜出便旋忽見長人踞坐樹顛邵頗以膽量自豪舉梃擊之長人躍下與邵相搏邵不勝走入室長人從之仆邵於地大肆捶擊而去邵遂大病口吐青黑水不數日而死又有人於月夜見長人自慈湖書院出此人亦素負膽量尾之行慈

湖書院在北門外由北門至西門外大寶山一大樹下  
長人始不見此人施從數里必窮其所之而後已其膽  
量真不可及矣邵死而此人無恙蓋不犯之則長人亦  
不爲人害也慈邑之有長人人往往見之俗呼白衣者  
爲白事人黑衣者爲黑事人或疑爲山魃馮夢香孝廉  
曰邵君見其踞坐樹顛而此人又見其至樹下而沒殆  
城南老樹精之流亞乎余謂夢香之言爲然

同治乙丑春閒嚴州城中夜夜聞鬼叫聲烏烏啞啞如  
小犬鳴居東北者以爲聲在西南居西南者又聞其聲  
在東北忽遠忽近聲無定在而終夜不絕論者曰此必

死粵寇之難者魂無所歸也其時袁君之京字懷西者  
方權建德教諭乃出已貲爲僧贖錢於四城門各放饒  
口一壇并焚紙錢無算果三夜無鬼聲其第四夜復然  
協鎮朱君仿而行之亦三夜無聲吳和甫學使按試嚴  
州居考棚亦聞之以問眾廣文袁君以告學使命各城  
門放饒口如袁朱二君故事又自爲文祭之自是鬼聲  
遂絕

杭州保安橋有馮氏屋屋外尚有隙地謀築牆圍之春  
揭已具是夕聞窗外鬼哭聲甚悲馮氏或語之曰鬼哭  
何爲爲鬼誠苦爲人亦未始不苦也窗外鬼歎息而去

聞者毛骨悚然。次日掘土築牆於土中得四屍蓋粵寇陷城時死此者乃悟鬼預知明日將爲人所掘懼其毀傷暴露故先告哀於人也。爲買棺改葬之後無他異。慈溪北門中亦有馮氏宅相傳此宅舊有鹽精馮氏一幼子患病往往僵厥云有長耳毛身人來至牀頭特泥團強食之疑卽此鹽精爲祟也。後病愈亦無他異。寇之亂宅燬於火而鹽精尚存其所竊則在喉口中。喉口者慈湖水入城與城中諸水會合之故道也。其道經馮氏屋下潭壑已久。或云趙文華築城時所塞。或云馮氏之先有官御史者嘗塞此屋惡水聲之喧聒故塞之也。數

年前邑人用形家言率錢鳩工開濬此道以經費不繼半途而輟故喉口中仍無水驢精得居之猶時出見形焉

安吉典史周君言其家有一傭媼乃老寡婦也在周氏數十年家人皆敬遇之不與他媼等爲人良善凡家人訴辭必委曲解釋之每食無鮮菜惟醬腐乳一味而已自云夜間一台眼卽有婦人衣藍布衫者與之俱如是數年習見之亦不爲怪一夕婦謂媼曰今有極樂之境當與爾一游媼唯唯忽聞聲如辟厯眼前有雙門洞開婦與媼並入其中堂宇軒敞陳設華麗儼然富貴家也

既出婦謂之曰汝知此何地乎此地卽在爾身曩所入之門卽爾頂門也媼自捫其頂則頂門已開如小兒之有齒矣自是每夕必至其處婦亦輒與之俱但不復聞辟厯聲耳媼自與婦人游能見人所不見或空中有神明經過媼能見之故凡使溺必閉窗牖且施幕帟不使有一隙漏光懼瀆神也忽一日向空叩頭不已人問故曰關帝過也吾見關帝之後有黑雲隨之恐將雨矣時晴口呆杲初無雨意俄而雷雨大作人乃信之問關帝之狀若何曰與廟中所塑無異又問神在空中如何行走曰凡神所至必有白氣圍之止見上身不見其足也



又數年媼忽買黑棗啖之日食無算怪而問之曰吾每  
夕與其之婦人乃觀世音菩薩也今將從菩薩去而以  
生平飲食太非壽數雖終而食祿轉未盡不能遽脫俗  
塵故食棗以盈其數也不數日媼果無疾而卒

阿三者象山人失其姓名至湖州開墾荒田居孝豐之  
烏泥坎一日偶失足蹶於途忽見有五六人皆著紡綢  
衫日操湖音向之索博進阿三視之皆不識也怒曰吾  
何時與爾博乃負爾邪遂相毆擊以一敵眾大受窘迫  
俄有老人曳杖至曰爾等何爲阿三告以故且求援焉  
老人曰若輩無禮我助爾擊之揮杖奮擊五六人皆逃

匿稻田中阿三又拾路旁石塊擲之皆應手而滅老人  
指路使歸曰彼已滅迹不足復慮汝可歸矣阿三循途  
而返忽如夢醒則身猶僵臥道旁也歸家憊甚曾被捶  
擊處尚覺痛楚皮肉皆青黑色旬餘始愈後至土地祠  
見祠中神像與前所見老人酷肖知爲神助具牲醴謝  
之

定海協鎮葛君飛熊徵時素無業定海之俗爲病者禱  
祀必多具酒食其陳于几者曰上筵所以祭神其實于  
地者曰下筵所以祭鬼上筵則主人自食其胙下筵則  
分給丐者任其醉飽而去凡禱祀之家必聽命於卜者

故羣丐日偵探于卜者之門屆期畢集而葛亦與焉一日食畢時夜已深微有月色葛乘醉獨行忽見一女子行于前途葛疑爲私奔者試尾之至一家門外門不啟而女子久乃知爲鬼於是就門外竊聽則姑婦正相詬訛已而寂然葛慮有變急叩戶入則婦已登樓而姑猶怒坐樓下葛告以所見乃大恐邀葛共登樓葛市上向所見女子趨出猝與葛遇跌仆樓梯下回顧已無有矣入視其婦婦縣於梁幸其時未久救之而蘇乃厚謝葛焉

世本稱巫彭作醫是故古之醫卽古之巫也周官男巫

之職主招弭以除疾病尚有古之遺意至於後世醫工  
朱傳而巫更無論矣江西南昌府有所謂搶魂者各村  
坊咸有廟廟之神曰太子白面而有笑容其身著甲其  
首戴兜鍪一手執旗一手執劍不知何許人也凡病重  
者請道士爲之搶魂川響轎一乘迎太子之神至其家  
響轎者昇之格格有聲者也既至焚紙錢道士叩頭爲  
病者祈禱其夜以健者四人昇神道士從之又十餘人  
執炬從之至於曠野盤旋三匝眾皆大呼三匝既畢飛  
奔而回甫及門卽大呼病者之名門內應曰諾於是復  
奉神於其家三四日後仍用道士送之歸廟而病者果

愈與否道士不問也廣東則有所謂喚魂者亦謂之跳  
茅山其法用道士數人設齋壇懸神像誦經讖皆如常  
儀既畢則布樓梯一具每級剗利刃刃皆上向道士赤  
足踏其鋒拾級而登如是數次謂之上刀山乃以鐵彈  
一鐵鍊一置烈火中燒之使紅道士口含紅鐵彈手捋  
紅鐵鍊久之投入冷水中水猶騰然卽以此水爲病人  
洗面道士又自刺其手出血塗病者兩太陽穴及兩掌  
心以去內邪又燃兩炬入病者室中彈藥末少許訇然  
一聲滿室皆火光謂之發火粉以去外邪最後乃以雄  
雞一青竹竿一取病者親身之衣登屋而呼其名是謂

喚魂凡喚魂時若適有物來或牛羊或雞犬均吉無則病不治矣或遇有人來亦吉然所遇之人必死故道士行法時其前後左右十家內道士必保其無咎十家以外不能保矣不幸遇此而死其身必有火印云余謂此皆師巫邪術非古巫醫之遺法爲民上者所宜明禁也至甯波鄉間有所謂爛泥膏藥者則尤可笑其人首簪花面敷粉行村落間有就醫者不診脈以清水一盃用筆注濃墨三點於水中其墨痕蜿蜒而下用竹管窺之卽述病狀有中有不中而率以五七言歌辭出之辭極鄙俚亦頗抑揚可聽從之索藥則以一泥丸付之令病

者貼某穴無他藥也故有爛泥膏藥之名自稱先世有  
與仙女耦者與一丸泥至今子孫用之不竭荒誕之詞  
更不可詰矣

慈谿俞君以生人而役於冥中有活無常之名俞亦能  
文之士頗恥之故隱其名焉其往役也僵臥若死者但  
胸膈間微溫耳或竟日而醒或數日而醒久而習之亦  
不以爲異也詢以冥中事則祕不言俞有友素相狎求  
與偕往觀冥中景象俞不可苦求不已俞曰必欲偕往  
宜擇靜室安臥雖數日不興戒家人毋動也友如其教  
俞引其魂徧游冥中亦有城市與人世無異俄至一官

署俞有事當入謂其友曰子待我於此勿他去此聞究與陽世有別儻誤入迷途我不能救也友曰諾待久不出意緒無聊忽見數女子自署出皆妖豔異常其友心動尾之行入狹巷中有小戶半啟女子咸入某不覺亦從之入忽聞大聲如辟歷然驚顧則己身在豕豎化爲小豬矣俞自署出不見其友尋覓不得悵悵而歸往探其友猶僵臥未醒其家人皆咎俞俞亦皇遽無策而撫其胸猶溫乃慰其家人曰此人生機未絕當再往求之於是又赴冥中一日餘而醒曰已得之矣其魂在數百里外某縣某村業已轉世非我親往不能返也乃至其



地探知一家有母豬新生小豬卽至豬圈視之有一白  
尾小豬兄俞則狗然而鳴問主人此豬直幾何主人知  
有異曰非銀十兩不可如數與之攜之而歸至友臥室  
用鐵椎擊豬斃之而其友蘇矣然白此智識稍鈍於昔  
或山曾墮入豬胎故也俞君自言每入冥則城隍神授  
以草鞋二扇一著草鞋則行走如飛隨心所之無有隔  
闕雖城垣可越而過如門闕耳其扇一面紅一面黑以  
紅者向人扇之必竟體發熱以黑者向人扇之則寒顫  
矣又言冥中真有血污池世傳產婦必入此妄也血污  
池專治男子凡男子惟一娶者不入此池再娶者卽須

入池一次三娶者入二次若有妾者入池之數視妾之數俞君之言如此可爲色荒者戒然於理實未是也禮曰宗子雖七十必有主婦則再娶固非所禁而古者卿大夫一妻二妾士一妻一妾則妾亦非所禁也豈有聖人之禮所許者而冥司顧以爲罪乎余謂冥中無血汚池則已誠有之必爲男女之不以禮合者而設外婦私夫悉人其中則情罪允治矣

慈谿之俗有所謂肚仙者相傳鬼於生前負人之錢則入其人腹中其人籍鬼之力爲人招致亡者之魂人必以錢酬之償滿宿債則鬼自去有腹中止一鬼者有數

鬼同居一腹者鬼之初入人必大病每食必大嘔吐俟  
鬼所居安帖由口出入游行無礙而後病愈慈谿人極  
信之有馮氏者使之招致亡人其人生前喜食鴉片煙  
及至卽索之乃爲鋪設茵褥如其生時設盤於牀盛煙  
於筒俄氣縷縷出似有人呼吸之者不逾時而煙盡矣  
此誠可異也又有王姓者於寇亂時失其子請肚仙探  
之肚仙歸曰此人爲礮火轟死今其鬼周身黑如炭形  
狀醜惡且久與諸厲鬼伍倉卒殺無復人理生前之  
事久已盡忘招之入室必將爲禍不如其已也而王姓  
必欲致之強而後可俄而肚仙云爾子已至無一言闖

然入內室去矣不可得而問也是夕王姓果大不安一女一媼均暴卒王姓窘甚復求驅去肚仙云是非一人之力所能敵矣幸腹中有三鬼併力驅之或尚可爲俄聞空中搏擊聲甚厲自內而外久之始息肚仙曰已爲驅去矣甚矣憊

慈谿縣城東二十里有驃騎山舊名靈山俗呼小靈峰其上有會龍寺奉葛仙翁像於寺中凡入寺瞻拜者必在神前請給牒文謂之關牒云死後持牒至冥中可領銀五百兩故鄉民登山必請牒歸而藏之篋笥臨死焚之寺在山巔自下而上可五里許而登者雖老弱必步

行相傳以藍輿登則所領關牒成廢紙矣每年自正月一日至十日及四月八日爲香期一縣之氓無遠近畢登鄰縣亦有至者寺中香火緣此大盛其牒文詭誕鄙俚卽由鬻紙之肆鏤板刷印上鈐葛仙翁印通人多笑之以爲寺僧造此邪說藉以圖利耳然婦女臨死往往大呼速焚關牒牒焚而目始瞑焚牒時又往往有見其火燄作交龍形者馮夢香孝廉曰天地之道不外一誠而已矣千萬愚夫婦誠意固結安知冥中不由此增設一例乎萬事萬物不誠則雖眞亦妄苟誠則雖妄亦眞余謂此論是也中庸云不誠無物可知誠卽有是物矣

古之明器今之紙錢皆可以此例之

慈谿馮孝廉貞祐字膺甫以才氣自負所居宅有鬼爲祟往往白日見形或於地下伸出人頭俄與屋齊或見披髮人伸舌下垂至地種種怪惡不可殫述孝廉不懼也常佩一寶劍見鬼必逐之一日逐鬼鬼逃入其妻室妻適免身俗呼產婦房爲紅房一月內入此爲不潔孝廉守此戒甚謹鬼知之故逃入紅房妻見鬼坐牀沿作喘息狀大驚呼孝廉入逐鬼孝廉終不肯入但執劍立門外呼曰鬼如有膽何不出與我鬪乎後孝廉爲文訟諸城隍甫具藁未謄也夜聞樓上紙筆有聲明日視之

紙已裂筆盡禿孝廉笑曰鬼畏吾文平易紙筆書之焚於城隍之廟是夜聞有鎖鍊聲至旦始寂而自此鬼果不復見

唐西鎮人張慶孫當粵寇之亂避居盛澤鎮得病而死死後其魂至盛澤之土地廟盛澤土地以其爲唐西人也送之唐西之水南廟水南廟者唐西之土神其神乃陸姓女子死而爲神唐西一鎮有水南水北之分其廟在水南故俗稱爲水南娘娘云又由水南廟仍送之還盛澤土地廟而蘇未旬日其妻勞氏死先是慶孫之死也勞氏徧禱於羣廟請以身代有慶孫之伯父行七者

幾十餘年至是附一傭媼之身語勞氏曰汝意甚善然汝亦吾家健婦不可少也蓋以爾女代勞曰此女年幼吾尚望其成立堅請以身代其七伯曰汝意既決吾不汝違然此事亦甚周折吾尚須大費錢財耳及慶孫蘇而勞死知冥中從其請也又臨平人徐守之其子名美生美生病且死美生姊纔十餘歲忽從夢中呼晷而醒其頰紅腫徧體亦有青痕問之則云爲其祖父母所撻也時其祖父母久死矣問何罪撻爾曰祖父母欲我代弟死我不可大加笞楚我痛不可耐已許之矣未幾果死美生病竟愈由此二事而觀則死真可代也惟聖人



知之故周公冇請代之言俗儒讀金縢而疑焉彼惡知死生之說與鬼神之情狀哉又余二兒婦姚氏幼時爲其祖母所奇愛年六歲大病已死矣其祖母命製棺未就故尚未斂有欲舁之出者其祖母輒痛哭抱持之有幼妹甫一齡乳媪劍之立於旁其母歎曰爾姊且死爾祖母悲悼如是爾不知邪何不以爾代之是夜舉家不寐環病榻前忽病者自牀上自投於地若有人提擲之者眾人驚詫急抱之起則已活矣俄而其幼妹死

范某江西南昌人居順化門外少無賴族人患之屢送官懲治釋回則爲患愈甚族有某甲者昌言於眾曰爾

曹但壽之來吾當指其目使彼不復能爲患眾從其言  
縛某付甲某乞哀甚苦甲不聽竟扶其兩瞳子某遂以  
瞽廢後十餘年甲死有子四人某皆與之瞽若忘前隙  
者光緒五年臘月甲二子有事入城某與偕焉其宿於  
城中范氏之祠三人者同牀而臥夜半某以利刃刺二  
子之腹殺之而自詣縣言狀夫以瞽廢之人卒能手刃  
所讎者之子雖其事不足道亦可謂智深勇沈者矣  
臨平有沈姓者患病數日頗困頓忽若有攝之者隨至  
一官府有主者檢籍曰此人未合死誤被攝取仍當送  
還乃命人導之出見堂下罪囚無數敲扑甚苦有沈愷

者亦在其內其素所識也裸而受刑徧體糜爛旁有人  
謂曰明日且以鐵索穿爾鼻沈見之甚爲悲憫俄而若  
夢覺者遂蘇使人視沈愷則病臥牀褥開宛轉呼號已  
歷數晝夜求死不得明日其妻方持藥至忽鼻孔中噴  
出血二道卽時氣絕沈愷爲人暴戾恣睢久爲鄉里患  
及死人咸快之余謂冥吏誤攝載籍常有如前定錄所  
載因追金鄉縣尉韋泛而誤追金壇縣尉韋泛朝野僉  
載所載因喚天官侍郎許子儒而錯喚地官侍郎周子  
恭皆是也若此沈姓之誤攝則似有意蓋欲使之見沈  
愷在冥中受罪轉告世人以爲鑒戒耳不然則沈愷之

言五  
死雖有鼻中出血之異安知其爲冥譴哉

安慶人游某僑寓江西其子婦重身逾期不育腹彭亨  
若五石瓠或薦術士治之術士至披髮跣足禹步於庭  
仗劍指麾口誦呪手執一雄雞刺其血書符二一焚其  
灰於水令婦飲之一令婦佩之於身曰兩日內必生然  
恐所生非人也越兩日婦腹震動大痛欲死俄腥風起  
自牀下燈光慘淡房中人咸凜凜而婦已產矣視所生  
兒毛鬖鬖而色甚黑眼鼻不可辨口則甚闊幾過其耳  
手足亦略具通體柔弱無骨提挈之則長釋手則短咸  
共怪異恐驚產婦命舉而弃之野余二兒婦因言其在

家時見親串中生一子至十歲外猶不能行立置之一大木盆中便溺皆於是提挈之則高與人等釋手則一皮渾脫耳其母惡之略不省視其祖母憐而飲食之年十六竟死於盆中余謂古稱徐偃王有筋無骨此豈其類歟大兒婦又謂湖北咸甯鄉閒多怪產有石氏婦凡九產而生怪物九大兒婦之嫂石氏女也實親見其三一猴一蛇一鳥

湖北咸甯鄉閒有毛氏女未嫁而與人私父母怒而殺之埋其屍於野俄而成僵屍出逐行人乃發而焚之俗言焚僵屍必覆以魚網則屍燼而鬼亦滅時偶未計及

焚煙上徹有紅舄見於林端已而其鬼果時出爲厲凡人家子女之潔白端整者每每爲所祟而死遠近咸稱之曰毛家姑媽不知其所起亦不知其何以得此稱也爲所祟者初不自言雖父母前不告也其人了無疾苦但言欲製某色衣某色袴某色鞵鞵女則并抹胸纏足一一布置諸物既具始言毛家姑媽招我去矣向所布置皆毛家姑媽爲之也乘人不覺卽取著之或仰藥或雉經無一免者於是人皆畏之各村皆爲立廟廟立之後爲祟如故有咸甯令某公聞之大怒悉毀其廟且至江西真人府求施勑勒之術自是稍靜謐然其爲祟已

數十年矣方其盛時鄉間至不敢言毛家姑嫜偶言及之則動色相戒云及粵寇亂後毛家姑嫜復出然不至如前之甚諸被祟者或仍言毛家姑嫜或言某氏子某氏女則皆向之死於祟者蓋其徒黨也異哉毛氏一女予非取多而用宏者何死後數十年猶有靈爽若此也殆戾氣所鍾歟又有順寶者咸甯范氏女亦未嫁而私於人爲父母所殺其鬼時時出見久之人亦習見而不爲異每春日諸女至山中采茶薄暮則順寶之鬼輒出助之與其妹尤暱幾於無日不見每語妹曰我不肖死固分也妹幸好爲人毋似我爲父母羞此鬼殊有意勝

毛家姑嫜多矣

嘉慶時錢唐人某游天台山見一人自稱陸講山言明  
率事甚詳異之明日復訪其人則不復見矣某欣然以  
爲遇仙按陸講山先生名圻字應京錢唐人乃國初  
西泠十子之一少負盛名與弟培培柎三陸培以行人  
死甲申之難先生後爲湖州莊氏之獄所株連及事白  
奉母隱西谿駱家莊常賣藥以嘗閒及母歿棄家遠游  
不知所終至嘉慶末此人猶得見之殆眞仙矣

震澤王君蟾生余門下士王廷鼎夢穢之父也道光庚  
子歲讀書東安村之八蜡廟廟有僧王君與諸友書則



讀於其下夜則寢於其上一日諸友皆外出王君獨留  
忽狂風起窗戶皆鳴卷帙飛舞突見一老叟兀立案前  
年可六十許黃面白髯目開合不止兩手向空作攫抓  
之形王君驚問何人叟不答徐徐卻走退至東壁如嵌  
入者兩手攫抓如故王君大呼有老僧聞聲趨至則全  
身已隱而鬚眉口鼻猶見於壁栩栩欲活也懼而走出  
薄暮諸友至復偕入視之則無有矣是夜仍宿於樓夜  
半聞扣窗聲窺之則有長人足立庭中而首出樓外諸  
友中有吳友霞者素有膽潛立窗側挾利匕首伺之俄  
其人探手入急以匕首刺之中其腕大叫而遁匕首亦

隨腕俱去俄聞鏘然有聲知匕首墮矣明晨得之於殿庭之西隅血凝如膏腥穢不可近其時廟中人咸集循血跡求之至廟後有敗棺數具一棺蓋有漬血僧曰必此棺爲怪矣議焚之王君止之後亦無他余謂畫所見者或卽棺中人若夜所見者怪也非鬼也鬼安得有血乎使非畫有此異夜必酣眠或爲怪所攫食未可知矣棺中人與諸君有恩王君止焚是爲有見惟棺蓋血迹又似可疑或曰必此怪恨棺中人而以此嫁禍也若然則俄頃之間機械橫生捷於鳴鏑觀巨手破窗更爲可畏矣

平望鎮之西有地名韭溪里人潘氏之墓在焉某年夏忽於赤日杲杲中霹靂一聲白雲四起有一物從空中墮其墓上其物長四五尺牛首鼉身有角有鱗而無尾四足皆五爪而後足若痿痺不能起者但以前兩足蹣跚而行所過之處翁仲俱仆大木盡拔村人大駭聚而觀之且奔告於潘次日潘至是物已力倦殯臥豐草中腥氣不可嚮邇蠅蟻集於其身徧體蠕蠕然而是物若不知者或以竹竿刺之亦不動閒或昂首一噓氣觸之者無不立倒潘知其異禁人勿犯之無何風雷交作大雨如注物奮身一躍騰空而去至天半猶垂首俯視久

之始杳竟不知是何物也

布袋和尚者不知何許人嘉慶中至吳江縣城賣卜居城東關帝廟中口操楚音年可七十餘項下懸一黃布袋不暫釋因以名之袋廣長僅尺餘不甚豐滿而和尚每日所用之具若杯若壺若冠履若紙墨筆硯咸取之此未嘗闕焉日賣卜以卜事爲限談休咎輒中既畢則徧游村市見字紙必拾之投袋中恆勸人惜字自言每日所拾暮則權之必滿一斤之數如是者三十餘年矣廟中人有伺其熟睡而探其袋者止得龜殼一長寸餘於是皆疑爲仙環而叩其術和尚厭之乃不恆至一夕

忽來叩闔戶而獲次日日中不起呼之不應破扉入則和尚圓寂矣失其袋大索不得正其驚異而西郭外之人廬至咸曰和尚成神矣蓋其地故有土地廟是夕父老皆夢土地來別曰吾去矣明日有縣布袋於墳者是代吾者也及旦父老至廟中察之則見神項下縣一黃布袋託曰此布袋和尚之物何爲而在此入城而和尚果死故知其眞成神也眾卽葬之土地廟後至今神項猶縣布袋云

桐鄉倪亞卿弱冠游吳中寓桃花庵之夢墨樓一夕獨坐忽聞窗外吟詩聲靜聽之其詩云生怕秋來瘦不支

十年心事訴誰知荒庵寂寞如宮禁況是風清月白時  
一病奄然百事灰多情無力挽春回青山綠水橋邊路  
苦望郎君撥棹來聲甚悽婉倪知是鬼郎亦不懼俄見  
一女子推扉入倪問曰卿何人也女曰妾姚氏字脩竹  
家山塘故風塵中人也年十六爲貴州李小白刺史所  
賞許以千金聘妾先下百金爲適期三年之後改官江  
南然後來迎乃瓜期滿矣而花信杳然妾感其情誓不  
再嫁獨居抑鬱半載而列三寸桐棺卽停庵後偶來玩  
月聊爾哀吟以抒幽悃幸勿見訝倪憐之以手撫其背  
女卻立曰妾以守貞故歸泉壤否則猶在人間也言已

遂滅次日驗之果有一棺在牆隅倪因題詩橫壁以識其事越二載有都司李某自黔來蘇亦寓此橫見詩驚曰李小白吾父也於咸豐十年殉難吾卽以先人難陰得此右職初不知有斯事也因屬庵僧善視此柩吾差事畢再來此當爲營葬然其後亦不復至

咸甯毛氏有一婢年十三四矣其主母慮火災防範甚嚴雖天寒不許近爐火忽一夕舉家聞惡臭若火災物者已而鄰舍亦聞之競扣扉問故其主母卽呼是婢則不知所在旋得之於空室中足踏銅火鑪倚門而立呼之不應視之死矣競前挽之則隨手而化爲灰獨兩腳

不化猶立銅鑪上流膏滿地而室中物一無所燬其所倚之門亦不焦灼異哉謂火自爐起則當先焚其足何其足轉不化歟或疑如佛家之戒火自焚然此一蠶婢耳平時初無異人處且膏油流溢死亦甚慘戒火自焚必不如是也或疑此婢必先醉燒酒火氣薰蒸引動內火遂至自焚此頗似近之然藏府燔燒筋骨俱燼其楚毒爲何如尚能植立不動歟是真不可解矣

紹興蕭山縣有隔河其河淤百餘年矣光緒五年夏大旱乃訪求其故道集民夫濬之有周姓者與其役掘得一石門長廣二尺許啟之則如隧道然疑故時人家洩



米之溝也以竿探之忽有聲若人欬者異而益窮之至丈餘欬聲愈厲有青蛙數十躍出大者如盂最後一蛙身長尺色深黃腹下純白徧身黑斑纍纍然怒目大鳴人或擊以竿蛙以前足格之竿爲之折於是人爭擊之蛙抱一木椿兀不動惟以後足相撐拒口格格如鳴鼓有老人急止之曰此非常蛙殺之恐不利眾聽其言擬縱之河而蛙抱木不釋爪之入者三分眾因昇其木而投之甫及河蛙一躍而去須臾大雨四境沾足

童元發嚴州清安人其地皆山也山多猛獸元發父自獵晚歸中塗一熊突出攫之仆焉同伴者狂奔而免糾

眾還救之熊始去而元發父碎首刳腹死矣奔告其家  
 時元發甫弱冠日持匕首哭父死所欲得熊而甘心焉  
 或數夕不歸母匿其刃禁不使出元發哭愈哀月餘復  
 竊刃而逃村人徧尋之不得白是蹤跡杳然矣而數十  
 里內山中居者恆隱隱聞哭聲或夜靜聞霍霍磨刀聲  
 去其鄉五十里有地名葉家坂居人以獵爲業一日入  
 山見一獸人面而獸身以敝衣蔽體眾異焉發火鎗擊  
 之不中獸奔眾逐之獸呼曰吾童元發也勿傷我眾人  
 素知其名呼與俱歸元發騰躍而去捷於飛隼俄頃不  
 知所往於是遠近皆知元發不死且喧傳其異矣元發

母聞其事思念甚切一夕忽聞扣門聲啟之則元發闖然入曰兒今得報父讐矣氣咻咻喘不止汗淋漓如雨肩一物擲地腥臭不可近燭之熊也母驚喜鄰舍畢集時元發去家已一年餘矣問其所歷曰自入山後日伏巖穴中飢則采果實或掘黃精白朮食之寒則集櫟葉松毛爲衣數月後覺身體輕捷且生毳毛如猿猱然踰坑越谷無異平地日夕禱於山神願報父讐昨宿枯廟中夢神告曰殺而父者去此不遠東行十餘里沿澗伺之可得也如其言果見熊飲於澗剗刃其腹應手而斃遂負之歸問者莫不歎異翼日熟而祭於其父之墓并

具牲醴酬神於山嗣後飲食衣服仍復其舊身亦重墜  
與常人無異惟徧體之毛竟不脫落余門下士王夢薇  
曾於同治十一年見之滄安市上其人頽而長年可三  
十許肌理黧黑兩顴毛毳毳然視其手臂亦然人皆曰  
此童孝子也惟神識不甚慧問之多不答如聾瞶者識  
者謂積慘傷其心也粵寇之難近村多被焚掠而童孝  
子一村獨無恙

吳江梅堰鎮有殷姓者賈人子也畜一鸚鵡五六年矣  
愛之如子咸豐十年四月粵寇突至殷舉家奔竄半於  
忽憶鸚鵡復還至家中謂鳥曰寇至矣不能終畜汝汝

速去勿懼此禍遂開鎖縱之鳥去而寇至幾不免後歲  
餘殷徙居鶯湖之計家港一日鳥忽至飛鳴于室若有  
所言殷不悟飼之不食籠之不宿至夜不去啁啾如故  
俄聞礮聲始悟賊將至鳥速之去也卽挾脊屬狂奔而  
賊已四面合圍不得脫天遲明潛出欲越橋北走而寇  
伏於橋側羣起遮攔忽有一鳥翱翔其閒賊注目視之  
鸚鵡也口銜白布一幅咸共駭異疑爲神遂巡久之而  
殷氏之眾已從橋上去賊因鸚鵡之異亦不窮追殷至  
光緒甲申尚在

周如三浙江山陰人賣藥爲業嘗與村人採藥王山山

有澗狹而深兩旁石排列如矛戟止容一人入而黃精  
紫葳生其中周解衣使同伴者縋而下有所得公焉其  
同伴有趙某者見周衣中藏白金十餘兩利之乃懷其  
金與眾俱走已而周欲出呼其曹莫之應窘而大號亦  
無聞者不得已緣澗行澗甚紆曲廣狹靡定行十里許  
得一洞外窄而內寬窺之若有光入之則有一蛇存焉  
長四五尺圍可五寸鱗甲陸離形狀頗異搏而欲出已  
爲蛇所見因跪而告以故并求寄宿焉蛇若領之者周  
遂匍匐入伏其側洞中山氣薰蒸不雨而滴又昏暗無  
天日不辨旦暮久之飢甚見洞有一石光滑如脂蛇恒

以舌舐之意其可以療飢又跪而祝曰小人不食三月  
矣願分君之甘蛇又若領之者因亦就餌之石淡無味  
然飢火頓息如是數日忽聞雷聲殷殷在山之巔蛇聞  
之蠕蠕然動未幾暴長頭角呬噪不蛇而龍矣騰躍欲  
上周攀其角曰龍王一出某老死洞中矣願從龍王偕  
出蛇又若領之者辟歷一聲挾周俱上俄而墜於地則  
其村也乃反其家家人喧相告曰吾以汝爲死矣周曰  
離言之曰聞諸趙周欲請問趙而趙已至披髮跣足奉  
衣及金跪於門外自述前意問誰使汝來又誰使汝言  
之則趙亦茫然不知也